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二辑)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美] 蒂姆·莫里斯 著
张浩月 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书系(第二辑)

主 编:方卫平 副主编:张嘉骅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



✿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美]莫里斯著;张浩月译.—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2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

ISBN 978-7-5324-7826-2

I.你... II.①莫...②张... III.儿童文学—关系—儿童片—研究—世界 IV.I106.8 J9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3017号

You're Only Young Twic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by Tim Morris
Copyright © 2000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图字:09-2007-329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

[美]蒂姆·莫里斯 著

张浩月 译

方卫平 主编

费嘉装帧

责任编辑 梁燕 美术编辑 费嘉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7.25 字数:175千字

200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7826-2/I·2844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序：西方学术资源与当代 中国儿童理论建设

方卫平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



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文学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长满书的大树》(1993)、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里·波特》(2008)、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



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这套共计四册的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丛书的出版,就是在此背景下,各位译者、出版社和主编等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梅维丝·雷默(Mavis Reimer)的《儿童文学的乐趣》、英国学者彼得·亨特(Peter Hunt)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Jack Zipes)《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Tim Morris)的《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与前两个版本相比,第三版在内容上有了更大的扩充,结构体例上也有了新的改进,除了将儿童文学各种文体更为全面地纳入其中外,关于西方文学理论资源的借鉴部分也显得更为独立和系统,同时,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该《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一个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



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彼得·潘案例,或论儿童虚构文本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这些著作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首先,它们反映了近 20 年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主要是英语儿童文学世界)在研究领域方面视野的开拓。应该说,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 1982 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



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其次,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丰富的学术面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教科书形式的理论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了当代各种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比如,我们在艺术和感知理论的语境中检视图画书;在民俗学的语境中检视童话;在传播理论的语境中检视电视和电影;同时也在当前认知发展与教学法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儿童的回应”;“关于对文学本身的看法,我们运用了当前许多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女性主义和性别理论、符号学和解构主义,以及心理分析理论,并对这些理论作了介绍”。杰克·齐普斯拥有比较文学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曾在大学执教文化批评研究的课程,他的童话研究涉及哲学、神话学、文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他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中所展示的,已经远不仅仅是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一般借用,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就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和反思,继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运用与整合。《理解儿童文学》作为一部反映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学术文集,更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

再次,这些著作也呈现了欧美儿童文学研究者各具特色的研究个性和风格。佩里·诺德曼的理论文字向来不以常理出牌,他看待问题的独特视角和理论论述的自由风格总是给人以清新的阅读印



象。他与梅维丝·雷默的这部著作尤其显示了其思想和方法论方面纵横恣肆、挥洒自如的理论风格。作者十分重视在给定的话题和思考情境之中,为读者提供充分的独立思考和理论想象的空间;而他们对于特定儿童文学命题所提出的富有新意的理论思考和见解,也常常能够给读者以另辟蹊径的启迪。蒂姆·莫里斯的著作则以随笔一般的自由笔调,带领读者在充满美国文化元素和色彩的思想原野里驰骋和思考。而《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理解儿童文学》两部著作,或紧扣文本,广博征引,点面结合,收放自如,或由博返约,管中窥豹,严谨智慧而又妙趣横生。阅读这样的学术著作,我们在感受思想碰撞的同时,也会领略到儿童文学研究所可能具有的丰富个性和风采。而从四部著作所呈现的不同的问题发现与观点阐释方式中,我们也能够从一个侧面欣赏到西方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研究日益丰富的批评面貌。

不久以前,我在《在体制的边缘生长——论世纪之交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一文中曾经写道,研究方法的更新和丰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道独特的学术风景;儿童文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论热潮中,也曾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学术练兵和波澜不惊的理论哗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当代学术界对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译介、研究、借用比起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那种赶时髦的、急功近利的研究心态无疑已经逐渐被一种较为成熟、内敛的学术吸收和消化态度所取代,学术引进过程中初级阶段常见的那种还未真正掌握就生硬、急切地搬用新名词、套用新方法的“生吞活剥症”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今天,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创新和构建,仍然面临着一个如何继承已有的学术传统和知识积累,以本土儿童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现实为依据,结合当代儿童文化生活实际不断推进的过程和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学术资源,同样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任务和挑战。



我们知道,尽管“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遍话语,但是,西方的思想和文论反映的毕竟主要是西方的思维、传统和文化,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西方文论所代表的就是一种西方的传统”,而“任何传统都有一个复杂的系谱”;除了重溯系谱之外,“还应该把文学理论放在它原来得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这就是理论背后的‘政治’和‘历史’”(《批评的系谱》,《当代作家评论》2005 第 5 期)。因此,在了解、吸收乃至借鉴西方儿童文学学术资源的同时,我们也要时刻关注、思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全部活生生的生活现实。我相信,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提升和知识增长,同样离不开对于传统学术路径的依赖,对于现实文学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学习和借鉴。

这套译丛的出版得到了各位著者、译者和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译丛的最终面世,凝聚着许多专家、朋友们的热情、智慧和心血。在此,我们谨对他们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2008 年 12 月 22 日于红楼

献给

玛格丽特 · 路易斯、托马斯和法兰





目 录

MU LU

1. 你只年轻两回：成人、儿童、权力、文化 / 1
 2. 美人：关于《黑美人》 / 16
 3. 野兽：狗的故事和小孩 / 33
 4. “鸡皮疙瘩”系列：系列小说在 1990 年代干了些什么 / 63
 5. 不可能性：谈谈《秘密花园》和《彼得·潘》 / 96
 6. 恐慌袭来：电影中的儿童作为成人、成人作为儿童 / 137
 7. 多义性：谈谈给幼儿的图画书 / 169
- 参考书目 / 202
- 译后记 / 213



你只年轻两回： 成人、儿童、权力、文化

7

我所任教的大学英语系是一个成人与儿童、权力和文化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场地。可是，这些联系的本质却常常被忽视了。我们要求我们专业的学生要想拿教师证的话，得修一门儿童文学的课。我们儿童文学的课常常都坐得满满的，可教书的总是副手。儿童文学在讨论招聘计划和课程设置的时候常被忽视，虽然这个专业占我们本科生招生计划的一大块比例。我们没有儿童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也没有系列讲座或其他致力于此的活动。我们图书馆的儿童图书就是几百套破破烂烂的教材，还关在一间不透气的屋子里。这些忽视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他们部分地构成一个大的权力系统。

对比之下，我发现在我儿子就读的公立小学里，儿童文学倒被置于前台和正当中——不管是在大楼占据一大角的图书馆，还是他们的书市、阅读计划和海报。图书馆收藏有很多儿童图书，而孩子们的教育者把这种优先权留给了文学。

这种对儿童文学从大学到小学的优先权的递减，不单单是因为两个单位要服务于不同的读者所致。大学也间接地服务于儿童。我们的许多研究生就变成了小学老师。可好像我们所教的有些对他们自身的需求来说并不重要。因为那些低龄儿童喜欢的书和成年人欣赏的书比起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说在大学里都占不了什么重要位置。



这些年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这种作用力,因为我是大学老师,还有个读小学的儿子。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文化比起我的来,重要性就差这么多。我不明白为什么公立学校的老师做我们研究生以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宣称,他们进来是因为想教成人的文学。

我在工作中无形地和声誉与毁誉这个怪圈达成了某种共谋。通过教那些后来变成低幼儿童老师的成年本科生,我赢得了声誉。有些我省略没教这些本科生的,就像我关于儿童问题也保持沉默一样的,就是效力于这些他们要教的孩子后来会变得多么不值当。在这个怪圈靠后的地方,这些同样的人会作为研究生再次进入大学,因为他们会对儿童教师缺少威望感到不满。然后他们让我的声望又翻了一番,因为教研究生比教本科生更有名望。如果教成年人好,教岁数大的成年人更好。通过一种奇怪的逻辑,我在早些年教研究生的几个学期里感受到了最有权力的教学场面:几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比我岁数大。我干这行不会感到比那种时候更强大了。

这个体制把权力导向我的方向,但我作为家长和大学英语老师的经历,使我想反体制行之。可是,我不想把这个描绘成高尚的反叛或夸大我掌握的权力。我获得的局部的和手边的权力可以揭示大众文化更广泛的流通情况。我设想要是在我这儿的积水处能搅起一个向相反方向的漩涡,没准会顺水推下去。

尤其是给我儿子法兰朗读让我思考了很多。我妻子和我从他一岁起给他念《在爸爸身上蹦蹦跳》(*Hop on Pop*),一直到阿诺·洛贝尔(Arnold Lobel)^①,再到初级插图经典,延续到他6~7岁时的“鸡皮疙瘩”系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9岁了,在自

^① Arnold Lobel(1933—1987)是著名的童书作家和插图画家,其中最著名的要算他的谈友谊的《青蛙与蟾蜍》系列。——译者注

已读又大又长的《变形记》(Animorphs)^①和哈利·波特。他自立了。可在早先那6年左右的家长强化阅读阶段,我意识到我喜欢这些给法兰读的书,远远超过那些我正在读和写的为了挣教授和保职位的美国诗歌学术书。其实,我喜欢《在爸爸身上蹦蹦跳跳》超过现代图书馆里的20世纪百部经典英语小说。比如说,它比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就有意思得多。可我找不到一种语言来表达这种价值判断。

这种语言在传统的美国文学学术圈里不存在。甚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考量和圈画经典的圈子里也不存在。把女性和非白人作者的文本重新纳入经典的活动并没有延伸到给儿童看的文本中去。实际上,新被纳入的作家作品需要整得相当“严肃”,以证明只有学者们的兴趣才合理合法,所以给儿童看的书常常就被排斥在外。乔安娜·强森(Joanna Johnson)曾给我指出,自从美国最早的一批畅销书女作家以来——苏珊·华纳(Susan Warner)、哈芮特·B·斯窠(Harriet Beecher Stowe)、路易莎·M·阿尔卡特(Louisa May Alcott)——就有一种趋势,使女作者保幼化(juvenilizing)。在一种贬低儿童的文化里,复原这些作家的地位几乎意味着需要再版或者重新审视他们的作品是否适合成人;或在某些情况下,从潜在的写给成人的角度,重新考量像《荒蛮世界》(The Wild Wild World)和《小妇人》这样的文本。

而且,随着法兰长大,我陆续看了许多儿童电影,本来从自己的童年结束到刚成为人父的这些年里,我早就不看这些东西了。我意识到在这里有一个学术几乎完全忽略的动态的文化

① Animorphs(暂译《变形记》)出版于1996年,是一套给青少年读的科幻系列小说,作者K. A. Applegate。故事讲的是5个人类少年和一个外星人与一伙试图秘密渗透进地球的外星人展开游击战,每本书都以一位主人公的视角用第一人称讲述。——译者注